

吴长海

新女婿走亲戚

年前和女友领了证，我这个青涩的毛头小伙摇身一变就成了“新女婿”。年后走亲戚，本来就热闹。以新女婿的身份走亲戚，格外有趣。

常言道，百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我和妻子的家相距一千多里，话不懂，规矩不明白。妻子就充当我的翻译官兼指挥官，在妻子家和她的亲戚家，我是言听计从，十足的新好男人形象。

在丈母娘家，妻子说是自家人，随意点没什么。我发型乱了，妻子就用手帮我整理；我嘴角沾了米粒，妻子就拿纸巾帮我擦擦；我衣服上弄了灰土，妻子就帮我拍拍打打。做这些时，妻子并无怨言，只是嗔怪：别再像个孩子了。在走亲戚之前，妻子谆谆教导：到亲戚家，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饭不能狼狼相，递烟敬酒要识相。我边点头边向妻子保证：难考的重点大学，我都考上了，“拘小节”的事难不倒我。

妻子的外婆家在乡下，没有公交车可坐，我们又没有私家车，只好骑电瓶车前往。我没有骑过电瓶车，妻子说很简单，只要用右手转动车把就行了。妻子把酒盒挂在我的车把上，把牛奶箱、水果篮绑在她的车后座上。妻子指了指下方向，就开始出发了。我一转车把，车子立马风驰电掣般前行了。不知是风力太大，还是酒盒上的带子太脆弱，酒盒重重地摔在地上，我赶紧刹车停下，回头去捡。

妻子取笑我太笨了，就让我骑她那辆轻巧点的电瓶车。换了车果然好骑多了，我随着车子欢快地前行，妻子在后面说一直向前。谁知很快到了一段坑坑洼洼的碎石土路，我车子减速不及，像坐轿一样颠簸着前行。正在惊慌刺激中前行时，妻子在后面大叫：东西掉了，东西掉了。我停下车一看，牛奶箱和水果篮悲惨地躺在碎石堆里。妻子一改淑女形象，对我大骂：姓吴的，我鄙视你！骂完，妻子哈哈大笑，东西掉了，你怎么还往前开啊。我傻笑着辩解：路不好，不能全怪我啊。

到了外婆家，我低眉顺眼地跟着妻子称呼外公、外婆，因为不懂方言，我只顾坐在椅子上喝茶、磕瓜子。待到快开饭时，舅舅、舅妈、表兄弟、表姐妹们都来了。妻子把右手食指中指放嘴边示意我发烟。我翻遍口袋却不见烟盒了，低下头，才发现烟盒不晓得啥时候溜到桌子下面，而且被踩成了蛤蟆状。我抽出几根烟，歪歪扭扭的，妻子先是咬牙切齿，继而捧腹大笑。我拿着烟的手伸了半截，又缩了回去。

因为是新女婿，亲戚们比较关心。饭桌上，不时地询问我的工作、籍贯、家境之类，妻子怕我误解方言闹出笑话，一一替我回答了事。碰到不了解的问题，妻子才用普通话征求我的意见，然后用方言作答。餐桌上，妻子眉飞色舞替我代言，我的任务是吃好喝好。回去的路上，妻子忍俊不禁，说她创造了一个歇后语：新女婿走亲戚——糗事不断。

进了腊月门，便感觉到了年的脚步，闻到了年的味道——在鞭炮的纸屑里，在汽笛的鸣叫里，在压岁钱里，在大红灯笼里……

年是什么？诗人说，年是一个春约，“采一片树叶做一支叶笛，把春天吹得摇摇晃晃”；作家说，年是一种文化，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五谷皆熟为有年”；哲学家说，年是一个时间段，人生如旅，一天是一个标点，一个月是一个句子，一年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民俗家说，年是一个祭祀，一岁四祭祀：“岁朝也，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乡亲们说，年是一种味儿，是劈劈啪啪的鞭炮，是千家万户的春联，是热气腾腾的饺子……但年烙印于我，从孩提时即是一种眷恋，适今年过半百，依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我生长在农村，童年正逢“瓜菜代”的岁月，过年给我的眷恋，除了贴对联、放鞭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吃饺子、多吃几顿饱饭。有首民谣这样说：“初一饺子初二菜，初三初四也不赖。”有出小歌剧的歌词是：“新年到，新年到，新年吃个饱。”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一种年的满足和幸福，反映了困难光景中人们对吃饱的热望。

进学校读书，知道爱美，爱书包了，对年的眷恋也雅了一些：盼着扯件新衣裳，虽然常常是白布染成的，可在兄弟几人合盖一床被子的窘境下，这自然是一种奢华。比衣

裳更诱人的还有压岁钱。有一年，我家一年辛苦挣的工分年终结算，扣除口粮款，只分到了10元钱。正因为这，每到年关父亲常常和蔼却又无奈地说，你们小孩盼过年，我们大人是愁无钱啊！尽管如此，每当初一大清早我们给父母磕头拜年，父亲总会摸摸我们的头把准备好的一角或二角的新钱递到我们的手上。那一两毛钱拿在手上的感觉，绝对比现在千元红包有分量。倘若年景好，到伯伯、叔叔家拜年亦有收获，合计得个块儿八毛的，俨然成了“小财主”，买铅笔、橡皮全凭自己支配，拚起来了。

高中毕业后当了兵，离家千里。每逢过年，最大的念想就是探亲，回到那个养育了我的小村庄，陪伴父母守岁，有如依偎着自己生命的根与源头。尽管“既然来当兵，就知责任大”，深请“忠孝不能两全”，但回家过年的念想，从来没有产生过“审美疲劳”，相反对故园的眷恋已融入生命记忆，形成浓厚的血脉情结。一有条件，便恨不能脚底生风，再大的风雪也浇不灭回家的热情。

一年复一年地眷恋，一年复一年地奔

年，一奔就是30多年。随着老人过世，这种眷恋又转了角色，变成了对孩子回家的期盼：置办齐了丰盛的年货，打扫净了居室的卫生，准备好了大红的灯笼、一串串的鞭炮，等着儿子回家过年。此时此刻，总会想起母亲说的一句话：“一到年根就打喷嚏，那是在挂念你。”是啊，“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喷嚏或许是心灵的感应，是生命密码传递出的一个信息。这大概也正是每年春节，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数亿人迁徙移动成了一道世所罕见风景的精神动因。

其实，眷恋是一种幸福实在。日渐富起来的人们不再为温饱发愁，“过年吃个饱”就失去了依存，变成了“从前”的笑料；一些富足人家，压岁钱动辄上千甚至成万，孩子们却往往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不以为意。那种吃上水饺的幸福感、得到块儿八毛压岁钱的感恩之情，自然也就无以觅寻，这的确让人痛心和杞忧。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思考，经常回望一下历史，怀旧一下过去，教育自己和后代珍惜现存，懂得和学会感恩，感恩社会、感恩亲情、感恩友情、感恩生活，爱的温暖就会

肖继勇

年的眷恋

让我们的生活永远可爱。或许，这也正是眼下破解社会“幸福密码”的一把钥匙。

从本质上说，眷恋应是一种珍藏。发个贺岁信息，打个拜年电话，抑或登门拜望一番，都是一种内心的拥有。意义不在于形式本身，而在于情感的默契；不在于轻重，而在于有无。只要有了，不论多少都能产生美好的心灵感应。倘若不是发自内心的眷恋，而是对世俗的功利，形式再热闹，也是苍白的；器物再丰富，也是空壳的，自然也谈不上什么珍贵。由此想开去，“饮水思源”，眷恋生有你、抚养你的人，是一种拥有；眷恋给予你温暖、给予你力量、给予你帮助关怀、携你渡过难关、写入你成长历史的人，也是一种拥有；你惦记着祖国，游子想着家乡，领导想着百姓，机关想着基层，我们党想着人民群众，同样都是一种拥有。眷恋才会拥有，拥有才会感恩，感恩才会幸福，眷恋常在，幸福同在！

新年孕育希望，希望带来欢乐。新年的每一个日出都是新的：希望春雨潇潇，希望桃红柳绿，希望瓜果飘香，希望五谷丰登，希望孩子茁壮，希望老人康健，希望社会安宁，希望祖国富强……一切眷恋都在希望里，一切幸福都在希望里。因希望而快乐，因快乐而幸福，循环往复，“富饶丰衍，快乐无已”，幸福无已。

梁云祥

温情的元宵

元宵浮在碗里，就像一轮明月挂在天际。天上月圆，碗里汤圆。

旧时光里，我喜欢呆在母亲身边，用豆沙白糖山楂或花生粉芝麻粉等做馅儿，把生米团捏成各种动物形状，在一旁帮忙，母亲时而慈爱地望我一眼，夸我心灵手巧。等我的“作品”煮熟舀到碗里，却发现“杰作”全变了形，不伦不类，引得全家哈哈大笑。

“今夕如何夕？团圆事事同。汤官寻旧味，灶婢论新功。星灿乌云裹，珠浮浊水中。岁时编杂咏，附此说家风。”这是宋人周必大的诗《元宵煮浮圆子》，诗意表明吃元宵象征团圆之意，元宵也称“汤圆”。

我以为汤圆和元宵是一回事，如同一个人，有小名和学名，只是叫法不同。朋友说，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对，差别不在味道，而在做法上。南方做的汤圆，是先将糯米粉用水调和成皮，然后将馅“包”好；北方的元宵，则是先在一个特大扁平筛筐内，铺上很多白面粉，把事先和好、凝固了的馅，切成小小的正方形的丁，然后倒进一筛内，过一遍水后，扔进筛筐内不停地摇动，丁馅就会沾上一层面粉，如此反反复复，直至“滚”成雪白浑圆的元宵。滚好的元宵，趁热吃，汤馅会像灌汤包的汤汁一样流出，很过瘾，若滚得不匀，煮时会破口流馅。

记忆里，家乡的老人把米和

糯米三七搭配，浸泡一晚。第二天一早，到邻村的磨房，把米磨成米浆，用布袋提回来，然后再用石磨压在上面，米浆压干后，放进筛盆里揉搓成长条，和饺子不一样，不需要切，用手扭下，两头小中间像个肚子，这样好装馅，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馅，那才好吃。

汤圆的外皮多是糯米粉，糯米是自己家种的，泡过晒过再磨，特别有韧劲，弹而不膩，有时也用黑糯米制作，也有的在糯米中加上紫芋、绿豆、南瓜等，汤圆则呈紫色、绿色、黄色等，盛在碗中，色泽上便是一种享受。吃汤圆也有讲究，一般都是吃双不吃单。

自古，元宵节不仅是家人团圆的节日，也是有情人团聚的日子。灯火阑珊，大红灯笼下眉目传情，暗定情愫。一对对有情人吃汤圆看花灯，甜蜜恩爱，唇舌间美好的话语，仿佛元宵节的汤圆，晶莹剔透，软嫩香滑。

人们以甜的汤圆收尾，图的就是一个好彩头。

唐厚梅

特别的大奖

江城最为豪华的五星宾馆滨江大酒店半年前曾在新闻媒体上发布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将在未来的日子到到饭店就餐的顾客中，选出一位他们认为应该奖励的幸运者获得特别大奖，奖励十万元人民币。饭店称谁能得大奖取决于在饭店就餐时的表现，游戏规则将在大奖揭晓时公布；如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人有资格领走大奖，活动将一直进行下去。

消息传出，饭店立时生意爆满。就餐的人们曾试图点每桌几千元的饭菜、带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团队就餐、对饭店的老总阿谀奉承以图获奖，可幸运却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半年过后，仍然没有人领走大奖。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这一暗箱操作的大奖可能是个圈套，也就是俗称的“炒作”，目的在于套出顾客腰包中的“银子”，许多人甚至猜测饭店根本就没有设立这一大奖。但人们议论归议论，饭店的生意却一直红红火火。

这天，大学毕业的刘云刚在一家企业找到工作，热情的老板一高兴就带着办公室主任和几名骨干到滨江大酒店为刘云接风。

酒足饭后，大家都准备离开，可来自农村的刘云见一桌饭菜还剩大半，便说：“浪费了可惜，我再吃点！”于是，大家只能看着他吃。最后刘云干脆叫来服务员，将这吃剩的东西一一打包，准备带走。

从遥远的北方驶来
载来冰雪消融的喜悦
和江河澎湃的涛声
一朵朵云被相继惊醒
又开始倾吐翠绿的歌曲
燕子与柳丝伴舞，姿态轻盈
希望的芽儿都破土而出
所有的鸟儿都长出翅膀
所有的音乐重新注入深情
犁出陌上花开朵朵
田野麦苗青青

一列春天
梅玉荣

新兵

自行车情结

在众多交通工具中，我最喜欢简单便捷的自行车。自学会骑自行车，它就没有离开过我，伴我经历了风雨雨。

记得儿时，自行车是一种奢侈品，一般的家庭很难买上一辆，直到我十岁那年，我们家才有了第一辆自行车。那年，父亲用在砖瓦厂做工挣来的微薄工资，托亲戚从外地购回一辆“永久”

杨莹

爱已住我家

家，一个温暖的名词；爱，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应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温馨，最美好的地方了吧。

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就像一盏夜路

牌自行车，让我兴奋了好长时间。只要父亲骑自行车，我总想着法儿坐到自行车后座上。有时父亲载了物品，我就坐到前杠上，屁股痛了，也不愿意下来。总爱窝坐在自行车上，在小伙伴们面前无限风光，很有面子。

看父亲骑自行车省了很多腿力，我也吵着学骑自行车，父母拗不过我，勉强同意了。那时我个子小，臂力不够，怕我摔跤，父亲将一根扁担用绳绑在后车架架上，在后面扶着让我学骑。我坐在座垫上，脚够不着脚踏，只能左脚站在左脚踏上，右脚从前杠下方伸到右脚踏上，左脚用力，右脚带力，蹬半圈，围着打谷场转圈，虽然跑得不快，也是不亦乐乎。

慢慢地，我骑自行车熟练起来，胆子也大了。我让父亲撤下扁担，一个人在打谷场上学骑，觉得不过瘾，就往路上骑去。没想到，竟出了意外。前方一

条小路，太窄，且不平整，两边是干渠。我紧紧抓住手把，全神贯注看路，手心都出了汗。谁知，刚过了一个小沟，又来一个小坎，自行车一颠簸，我还没有回过神，就冲进了干渠，人仰车翻。生怕别人看见笑话，顾不得浑身疼痛，连忙扶正车子，搬上路，继续骑。就这样，经过无数次摔打，我也能像父亲一样，稳稳当地地骑自行车了。

上初中那年，父母将自行车给了我，我每天骑着它上学。路途中，有段上坡时，就难受了，蹬起来很费劲。最害怕的是遇上雨天，泥泞的道路，泥土将车轮“卡死”，用木棍很难剔开，只能肩扛，同学们都笑我：不是人骑车，而车骑人。夏天顶着烈日曝晒，冬天寒风雨雪，风里来雨里去，还真考验人。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了我多年，直到我当兵。

当兵后，没想到的是，部队领导选我担任通讯员。我又继续骑着自行车，为部队首长投递报刊。特别是部队举办运动会，我参加自行车慢骑比赛，竟然获了个奖。我想，这大概是对我多年坚持骑车的肯定与奖赏吧！

退伍参加地方工作，单位离家有点远，等车和骑车浪费时间，我又想到了自行车。我将当兵以前骑的“永久”牌自行车，换些零部件，整了整，让我陪我去上下班。有时下乡回老家，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我也骑自行车，有人不理解，认为我太节俭，我却喜欢这种方式，因为骑自行车慢慢悠悠，可以吹吹风，看看路边风景，多么的美丽浪漫，真是一种享受。

多年来，自行车一直陪着我，不但锻炼了我的身体，而且磨练了我的意志，还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与自行车相伴的日子，我还将继续……

是一个标准的“吃硬不吃软”的家伙，还很小气，这些个坏毛病不知道是跟谁学的。前些天，从奶奶家带了根大棒骨回来，想让它磨磨牙，可谁知，它把骨头当成了命根子，只要你一靠近他的骨头，它就立刻冲你狠起来，还不忘露出那几颗大白牙……用我爸的话说，这家伙，无敌了！

我的家是一个充满了欢笑的地方，每当我遇到伤心事，这里总能给我最多的温暖；这里能够容忍我所有的坏习惯和臭性格，我的家，给了我最多的爱和包容，让我在孤独无助的想到这里带给我的温暖时，总会感到伤怀……

我的家，一个爱的凝聚点。
作者系金湖外国语学校初二(9)班学生

中的明灯，总能让我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就像沙漠中的一汪清泉，让我在绝望中找到那片希望。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就像密林中的指南针，让我从不会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我的家就是这样一个美好而温馨的港湾。

在我的眼里，我的妈妈是一个身材瘦弱却有着超人的毅力的人。只要她认定了一件事，就必须完成。小时的我是一个慢性子，遇到事总是不急躁的，缺乏果断性，妈妈就给我进行了一系列“魔鬼训练”。虽然名字听起来可能很恐怖，但过程其实不定期是蛮简单易懂的，在妈妈的帮助下，我终于告别了慢悠悠的生活。

人民保险·造福于民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PICC Property and Casualty Company Limited

本版编辑

缪峥嵘

相知多年·值得托付